

借鬚鬚

小二姐做夢

勸九紅

# 河北地方戲曲叢刊

第一集

# 河北地方戲曲叢刊

## 第二集

河北省戲曲審定委員會整理

河北人民出版社

河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第三號

書號：419 42,772字 36頁

31×43 32開 印張 2 $\frac{3}{8}$

---

河北地方戲曲叢刊第二集

河北省戲曲審定委員會整理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保定市西大街一一八號)

河北人民印刷廠印刷  
(保定市南關史莊街四七號)

新華書店河北分店發行

---

1955年4月第一版 定價二角五分

1955年4月第一次印刷

1——1,300冊

## 前言

本集所收三個劇本，「借髻髻」和「勸九紅」是武安落子，「小二姐做夢」是絲絃。「借髻髻」和「小二姐做夢」，係一九五四年八月河北省第一屆戲曲觀摩演出大會的會演節目，「借髻髻」獲得大會劇本二等獎。「勸九紅」在北京「說說唱唱」月刊上發表過，發表後受到劇目整理工作者的重視。

河北省第一屆戲曲觀摩演出大會，上演了許多劇種的優秀傳統節目，我們當盡可能的將這些比較好的劇本再加整理，陸續出版，介紹給各地劇團，以豐富各地劇團的上演節目。這次戲曲會演，使我們更加清楚的看到了地方戲曲的豐富多采。我們編輯「河北地方戲曲叢刊」的工作，一定繼續努力下去。但是我們的力量終究十分有限，不能將這一工作做得更好更快，因此，我們盼望全省各地劇團和文化部門的同志們，與我們密切合作，共同完成這一任務，更盼望讀者和觀眾對我們整理的劇本給予指正。

河北省戲曲審定委員會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 目錄

借髮髻.....一

勸九紅.....三一

小二姐做夢.....五九

借

髡也

髡也

(武安落子)

——此劇獲河北省第一屆戲曲觀摩演出大會劇本二等獎

## 前記

「借髻髻」在某些地區歷史上曾被認為低級庸俗而禁演過，這一節目在過去也確實存在一些低級成分，但基本上仍是一個農村生活氣息很濃厚的節目。整理本刪除了它的低級成分，強調了生活的描寫，使它變成一個思想健康舞蹈性很强的小喜劇了。故事敘述了在封建社會中一個農村青年婦女小四姐，要到娘家趕會，缺少髻髻，便找鄰居王嫂去借。王嫂的髻髻是終年勤儉積攢「體己」買的，非常珍愛，百般推辭，不願外借。最後四姐假意啼哭，軟心腸的王嫂終於把髻髻借給四姐。

此劇是根據武安落子，並參考了隆堯秧歌、定縣秧歌和河南墜子原本，由武安縣人民劇團武安落子藝人孫富琴和本會昌言、慶番與省文化局沙立共同整理的。主要改動了以下幾點：

一、原本有一大段描寫王嫂為攢「體己」去偷麥子，被看麥子的捉住，脫下褲子，踢了二十四個「響瓜子」。詞句太庸俗，醜化了勞動人民，因此做了刪改。

二、原本四姐見王嫂不借髻髻，假裝要碰死王嫂家裡，王嫂怕鬧出人命，才借給四姐。誇張得不合乎生活真實，故改為假意啼哭。

三、原本寫王嫂不借給四姐髻髻的原因，是她們吵過一頓架，記私仇。為強調農民對自己勞動成果珍愛的感情，刪去了吵架，記私仇的情節。

（註）髻音敵。髻髻是婦女頭上戴的裝飾品。

借 髻 髻

(四姐上)

四姐：(唱流水板)四姐我一夜沒睡好覺，

有件事兒想心裡。

今初六，明初七，

娘家門口大會哩。

有心娘家去看會，

身上少穿無戴的。

渾身上下借齊備，

頭上缺少花髻髻。

「光禿溜」地多難看，

大會上一走窮窮氣氣。

要是有了髻髻戴，

大會上一走笑迷迷。

俺家女婿對我講，

王嫂的髻髻新買的。

有心去和王嫂借，

又怕王嫂不借給。

一堵坯牆隔兩院，

俺倆本是好鄰居，

借與不借走一趟，

捨着臉皮撞撞去。

大步小步來的快，

王嫂大門上着哩，

我用手打門高聲叫，

叫聲王嫂開門哩。

(王嫂內白：「誰叫我哩？」上)

王嫂：(唱流水板)我正在鍋台捏窩窩，

猛聽得門外人叫哩。

灶火裡添上一把火，

到在門外看看是誰。

上前開放門兩扇，

(唱數落子) 啲，咳！原來是小四姐，好鄰居，在門外，她叫俺哩！

(唱流水板) 門外風高難盤話，

隨我到在俺家裡。

王嫂說罷頭前走，

四姐：(唱) 後跟四姐女花枝。

王嫂：(唱) 領着四姐來的快，

四姐：(唱) 來在王嫂當院裡。

王嫂：(唱) 有心引你上房坐，

煙燻火燎坐不的；

有心引你西屋坐，

西屋裡拴着個大叫驢；

西屋上房都不能坐，

院子裡站着把話提。

你住東，俺住西，

隔牆頭咱是好鄰居。

沒事不到俺家下，

不是借東就借西。

那一天借了俺兩瓢麵，  
借了俺兩把花「不絮」，（絮讀作吉）

借俺的油借俺的鹽，

借俺的醋蒜調菜吃，

借俺的碾子借俺的磨，

借俺的耙借俺的犁，

借俺的繩借俺的套，

趕集上店借俺的驢；

今天來在俺家下，

（唱數落子）可借米、可借麵、可借煤、可借炭、

可借老葱配老蒜，你借啥東西？

（唱流水板）問四姐到來有啥事？

快對王嫂把話提。

四姐：

（唱）魚幫水，水幫魚，

隔牆頭咱是好鄰居。

今天來在你家下，

（唱數落子）不借米、不借麵、不借煤、不借炭、

不借老葱配老蒜，這些東西俺都有哩。

(唱流水板) 這些東西俺都有，

俺想借件別的東西；

今初六，明初七，

俺娘家門口大會哩。

王嫂：四姐，你娘家大會俺又不去，來找俺做啥哩？

四姐：(唱流水板) 跟俺女婿商量好，

到俺娘家看會去。

渾身衣服俺都有，

頭上缺少花髻髻。

俺家女婿對我講，

王嫂髻髻是新的。

今日來在你家下，

來借王嫂花髻髻。

王嫂：四姐，怎麼說，你來揭俺炕上的蓆子？

四姐：借你髻髻。

王嫂：你想割我的鼻子？

四姐：借你頭上戴的髻髻。

王嫂：四姐，你要借俺別個，都借給你，你要借俺髻髻，俺就不借給你。

（唱慢板）說髻髻，道髻髻，

髻髻不是容易來的。

在俺娘家當閨女，

十幾年攢了點小體己。

快出嫁才把髻髻買，

（唱數落子）你二哥，看好日，抬花轎，吹大笛，的的打，打打的，的的打打娶俺去。

（唱流水板）自從俺把王門過，

一天到晚戴髻髻，

担水俺也戴髻髻，

搗碓俺也戴髻髻，

推磨俺也戴髻髻，

燒火俺也戴髻髻。

你二哥生的不成貨，

終朝每日賭錢去。

惱一惱我找到賭錢場，

俺二人吵吵鬧鬧回在家裡。

他一捶打在我髻髻上，

小四姐，

四姐：（唱）王嫂來，

王嫂：（唱）不好了！

四姐：（唱）咋着來？

王嫂：（唱）把髻髻打得扁扁的！

剛剛把俺髻髻打壞，

又來了大嫂叫我哩。

東莊有個媽媽會，

到在那裡去坐席。

一席上坐了俺人八個，

七個人頭上都有髻髻。

王嫂頭上摸一把，

摸了一把「光禿哩」，

「禿哩光」，「光禿哩」，

「光禿哩」頭上沒髻髻！

那天回在俺家下，

給你二哥要髻髻。

要的慢了不答理，

要的緊了打俺哩。

小兩口吵嚷家園內，

來了俺娘瞧閨女。

俺娘掏出二百錢，

她教俺攢成體己買髻髻。

二百大錢沒處放，

放在西屋炕洞裡。

你王哥掏灰墊豬圈，

一墊墊到豬圈裡。

過了三天才知道，

急忙忙圈裡去扒泥，

扒了半天沒找到，

氣得王嫂哭啼啼。

從此我立下一條誓，

起早睡晚攢體己。

人家睡覺我不睡，

四姐：（唱）王嫂來，

王嫂：（唱）小四姐，

四姐：（唱）你不睡覺作啥哩？

王嫂：（唱）三更半夜把綫紡，

（唱數落子）懷抱着，紡花車，吃楞楞，吃楞楞，吃楞楞，吃楞轉的急。

（唱流水板）星星月亮一塊轉，

五冬六夏不休息，

紡花紡到多半夜，

睏得我睜不開雙眼皮，

車子懷裡打了個盹，

鐵錠子扎在俺手心裡，

忍住痛再把紡車擰，

門外雄雞連聲啼，

有心躺下合合眼，

心裡想起了花髻髻。

爲紡花累了個腰痛病，

三年才攢了一吊七。

花髻髻，花髻髻，

本是俺手指頭擰來的。

四姐：王嫂來，你那髻髻是多少钱買的？

王嫂：兩吊八買的。

四姐：兩吊八？你剛才說紡花攢了一吊七，咋又成了兩吊八啦？

王嫂：還有哩！

（唱流水板）放下屋裡說外頭，

放下家裡說地裡。

麥子熟了一片金，

手蒯竹籃拾麥子去。

出得村莊抬頭看，

麥子好的真出奇。

王嫂越看越眼氣，

好麥子都是人家的！

地多的，真小氣，  
掉個麥穗也捨不的。

前邊割，後邊揀，  
麥個網得圓圓的。

日頭好似「烙鐵」燙，  
王嫂等得怪心急。

捋着地邊拾了一把，

（唱數落子）又來了，槍打的，鷹抓的，三片子嘴，尖嘴小禿看地的。

他言道：呔呔！王老二慢下手，

麥子還沒拉完哩！

上前把我推出地，

一把麥子奪過去。

（唱流水板）我坐在地邊正生氣，

王八羔子叫拾哩。

王嫂拾了兩三穗，

又來了一羣野小子，

乒乓二五下了一地，

把麥子拾的光光哩！

我左搶右搶搶不過，

(唱數落子)俺只得，坐在地，用指頭，捏麥子，一個籽，兩個籽，三個四個五個籽，捏到籃裡。

(唱流水板)小子們拾的是頭遍，

王嫂拾的第二回。

拾麥子拾到晌午錯，

連晒帶餓眼發黑，

急忙跑到河邊去，

喝了口河水解解飢。

一天拾了一籃子底，

兩天拾了半簸箕。

光怕老鼠拉了走，

麥子放在瓦罐裡。

那一天，天又好，日頭毒，

把麥子晒了個焦焦的。

(唱砍頭句)拿起大棒槌喇，

忙把麥子捶，

砰砰捶一遍，

搓在簸箕裡，

揉揉又簸簸，

塵土滿天飛。

（唱數落子）把麥子，搓又搓，揉又揉；吹又吹，簸又簸；搓搓揉揉，吹吹簸簸，簸得淨淨哩。

過了過升子過了過斗，

（唱流水板）一季子共拾了一斗七。

揀到集上把麥子糶，

糶了大錢一吊一。

風來雨去話兒多，

日子長了我有體己。

一天我在家中坐，

想貨郎想得我入了迷。

忽聽門外小鼓響，

見了貨郎配夫妻。

四姐：想是搞生意。

王嫂：四姐，你不知道，我說溜了腿了。

四姐：是說溜了嘴了，還是搞生意。

王嫂：是搞生意。

（唱流水板）打開箱子仔細看，

髻髻好得真出奇。

我問他髻髻值多少，

開口他要三吊一。

王嫂我就還了個價，

我一口還了兩吊七。

四姐：喲，王嫂！你把體己錢一下就給了人家啦，橫是買上髻髻啦吧？

王嫂：（唱流水板）貨郎擺手說不賣，

担上担子往正西。

一個髻髻沒買下，

終朝每日生氣哩。

想髻髻想得不用飯，

轉過來你二哥把我央祈。

他言說賢妻呀你吃飯吧，

丈夫給你買髻髻。

你二哥有些好朋友，

都在河邊拉絳哩，

（唱數落子）走蘇州，到杭州，走通州，到揚州，

在蘇、杭二州買了髻髻！

俺的髻髻，它本是銀打的，金鑲的，翠玉的，珍珠瑪瑙琥珀的，上邊花草是活的，螞蚱蚰子頂上飛。

（唱流水板）自從俺把髻髻買，

一天沒戴是新的。

我把髻髻借給你，

小兩口一塊兒看會去，

梳洗打扮整齊了，

你女婿槽頭去備驢，

草驢閹驢都沒有，

借了個嗯啊老叫驢。

（唱數落子）老叫驢，不中騎，到路上，打前脚，炮後蹄，把你摔到泥窪裡，跌

壞四姐不打緊，跌壞髭髭拿啥賠？你要是把俺髭髭壞，叫四姐，來來來！

四姐：（唱）做啥哩？

王嫂：（唱）來來來，

四姐：（唱）做啥哩？

王嫂：（唱）你憑什麼賠俺哩？

你憑什麼賠俺哩？

四姐：（唱流水板）你把髭髭借與俺，

小兩口一塊兒看會去，

梳洗打扮整齊了，

女婿槽頭去備驢，

草驢閹驢都沒有，

借了個噔啊老叫驢。

（唱數落子）老叫驢，不中騎，到路上，打前脚，尅後蹄，那也摔不到泥窩裡；俺女婿他會牽，小四姐我會騎，他會牽，我會騎，把嚼子勒得緊緊的，不怕啥，怕啥哩？壞不了王嫂花髭髭。俺要趕會回來轉，叫王嫂，來來來！

王嫂：（唱）做啥哩？

四姐：（唱）來來來，

王嫂：（唱）做啥哩？

四姐：（唱）買一斤紅薯致謝你，

致謝致謝致謝你。

王嫂：（唱流水板）四姐甬提吃紅薯，

紅薯吃得傷傷的。

俺把髻髻借給你，

小兩口一塊兒看會去，

出門不趕好天氣，

不是颶風就下雨。

（唱數落子）到路上，雨往東，雨往西，雨點稠，雨點稀，雨點「淋」壞花髻

髻，你要把俺髻髻壞，小四姐，來來來！

四姐：（唱）做啥哩？

王嫂：（唱）再來來，

四姐：（唱）做啥哩？

王嫂：（唱）靠前來，

四姐：（唱）做啥哩？

王嫂：（唱）仗憑什麼賠俺哩？  
仗憑什麼賠俺哩？

四姐：（唱流水板）你把髻髻借給俺，

上俺娘家看會去，

出門沒趕好天氣，

不是颶風是下雨。

（唱數落子）到路上，雨往東，雨往西，雨點稠，雨點稀；未出門俺先準備，借了個雨傘是新的。一把雨傘頭上罩，淋不壞你的花髻髻。俺要趕會回來轉，叫王嫂，來來來！

王嫂：（唱）做啥哩？

四姐：（唱）再來來，

王嫂：（唱）做啥哩？

四姐：（唱）靠前來，

王嫂：（唱）做啥哩？

四姐：（唱）買兩個蔗糖致謝你，

致謝致謝致謝你。

王嫂：

（唱流水板）四姐別提吃蔗糖，

蔗糖吃得「油脂捻」氣。

我把髻髻借給你，

小兩口一塊兒看會去，

陽關大道你不走，

要走小道繞近哩。

（唱數落子）小道邊，棗樹高，棗樹低，棗樹稠，棗樹稀，棗樹掛壞花髻髻，你

要把俺髻髻壞，小四姐，來來來！

四姐：

（唱）做啥哩？

王嫂：

（唱）快點來，

四姐：

（唱）做啥哩？

王嫂：

（唱）靠前來，

四姐：

（唱）做啥哩？

王嫂：

（唱）你憑什麼賠俺哩？

你憑什麼賠俺哩？

四姐：

（唱流水板）不遇棗樹倒還罷，

遇見棗樹把頭低，

四姐用手摸一把，

掛不壞王嫂花髻髻。

(唱數落子) 不怕啥，怕啥哩？壞不了你的花髻髻。俺要趕會回家轉，叫王嫂

來來來！

王嫂：(唱) 做啥哩？

四姐：(唱) 快點來，

王嫂：(唱) 做啥哩？

四姐：(唱) 靠前來，

王嫂：(唱) 做啥哩？

四姐：(唱) 買個燒餅致謝你，

致謝致謝致謝你。

王嫂：(唱流水板) 今天借去花髻髻，

到你娘家串親戚，

大門外不把驢來下，

(唱數落子) 小女婿，手拿着，馬鞭子，打打嘞，嘞嘞打，打打嘞嘞當院裡；你

娘家，大門高，二門低，門樓碰壞花髻髻，你要把俺髻髻壞，叫四姐，

來來來！

四姐：（唱）做啥哩？

王嫂：（唱）趕快來，

四姐：（唱）做啥哩？

王嫂：（唱）這裡來，

四姐：（唱）做啥哩？

王嫂：（唱）再來來，

四姐：（唱）做啥哩？

王嫂：（唱）仗憑什麼賠俺哩？

仗憑什麼賠俺哩？

四姐：（唱流水板）你把髻髻借給俺，

小兩口前去串親戚，

大門外不把驢來下，

（唱數落子）小女婿，手拿着，馬鞭子，打打嘞，嘞嘞打，打打嘞嘞當院裡；你言說，大門高，二門低，門樓碰壞花髻髻；大門高俺直着腰，二門低俺把頭低，低頭來，低頭去，碰不壞你的花髻髻。俺要趕會回家轉，叫王嫂，來來來！

王嫂：（唱）做啥哩？

四姐：（唱）趕快來，

王嫂：（唱）做啥哩？

四姐：（唱）這裡來，

王嫂：（唱）做啥哩？

四姐：（唱）再來來，

王嫂：（唱）做啥哩？

四姐：（唱）買個饅頭致謝你，

致謝致謝致謝你。

王嫂：（唱流水板）你娘家蓋房蓋不起，

不用磚瓦用泥坯，

（唱數落子）破房子，招老鼠，老鼠多，老鼠少，老鼠追着老鼠跑，出溜溜，出

哩哩，東屋跑到西屋裡；紅老鼠，黑老鼠，紫花老鼠咬鬆鬆。咬壞四姐

不打緊，咬壞鬆鬆仗啥賠？你要把俺鬆鬆壞，叫四姐，來來來！

四姐：（唱）做啥哩？

王嫂：（唱）急忙來，

四姐：（唱）做啥哩？

王嫂：（唱）再來來，

四姐：〔唱〕做啥哩？

王嫂：〔唱〕靠前來，

四姐：〔唱〕做啥哩？

王嫂：〔唱〕你拿什麼賠俺哩？

你拿什麼賠俺哩？

四姐：〔唱流水板〕上俺娘家去趕會，

買了個帽盒是新的，

髻髻就在帽盒摺，

〔唱數落子〕就有那：黑老鼠，白老鼠，紫花老鼠，紅老鼠，出溜溜，出哩哩，咬不壞你的花髻髻。俺要是趕會回家轉，叫王嫂，來來來！

王嫂：〔唱〕做啥哩？

四姐：〔唱〕急忙來，

王嫂：〔唱〕做啥哩？

四姐：〔唱〕再來來，

王嫂：〔唱〕做啥哩？

四姐：〔唱〕靠前來，

王嫂：〔唱〕做啥哩？

四姐：（唱）買個包子致謝你，

致謝致謝致謝你。

王嫂：（唱流水板）你休說，你休提，

髻髻捨不得借給你。

你娘生的閨女多，

（唱數落子）她大姨，她二姨，她三姨，她四姨，這個拉，那個提，恐怕拉壞花髻髻，要是把俺髻髻壞，小四姐，來來來！

四姐：（唱）做啥哩？

王嫂：（唱）快點來，

四姐：（唱）做啥哩？

王嫂：（唱）急忙來，

四姐：（唱）做啥哩？

王嫂：（唱）這裡來，

四姐：（唱）做啥哩？

王嫂：（唱）再來來，

四姐：（唱）做啥哩？

王嫂：（唱）你拿什麼賠俺哩！

你拿什麼賠俺哩？

四姐：（唱流水板）你把髻髻借給俺，

到俺娘家看會去，

俺娘生的姐妹多，

（唱數落子）她大姨，她二姨，她三姨，她四姨，個個都戴着花髻髻。人家的髻髻更新鮮，誰稀罕王嫂的花髻髻？俺要趕會回家轉，叫王嫂，來來來！

王嫂：（唱）做啥哩？

四姐：（唱）急忙來，

王嫂：（唱）做啥哩？

四姐：（唱）快點來，

王嫂：（唱）做啥哩？

四姐：（唱）靠前來，

王嫂：（唱）做啥哩？

四姐：（唱）這裡來，

王嫂：（唱）做啥哩？

四姐：（唱流水板）

送給你隻老草鷄。

王嫂：（唱）大鷄小鷄有多少，

哪一個要你的老草鷄。

任憑你說個天花轉，

不借給你花髻髻。

四姐：（唱）好話說够千千万，

王嫂不借花髻髻。

低下頭來心暗想，

一條妙計想心裡：

吐口吐沫抹淚道，

四姐假裝哭啼啼。（哭）

（唱悲腔）俺沒有髻髻不爭氣，

這趟娘家走不得！

俺娘她想閨女不能見面，

王嫂：（唱流水板）王嫂我見人家掉淚心酸哩！

髻髻雖說是心愛物，

哭壞了四姐了不得；

高叫四姐莫生氣，

王嫂給你找髻髻。

我把鑰匙拿在手，

髻髻匣子在櫃裡，

(唱散板) 用手開開三簧鎖，

匣子裡取出花髻髻。

叫聲四姐拿牢穩，

千萬莫叫人偷去。

四姐：(唱) 我把髻髻接在手，

喜得四姐笑迷迷。

王嫂：你拿過來吧，還沒戴哩，就想「昧」了我的！

四姐：哎喲，我那嫂子，你沒聽準，我是說喜得笑迷迷，誰說「昧」了你的？

王嫂：四姐，有兩句言語，你可曉得？

四姐：哪兩句言語？

王嫂：你曉得；好借——

四姐：好還。

王嫂：再借——

四姐：不難。如此我走了。

王嫂：我不送了。(同下)

缺页

勸

九

紅

(武安落子)

## 前記

「勸九紅」是「梁山伯與祝英台」故事中的一場戲。武安落子中的全本梁祝故事原為「紅羅山」「下山」「訪友」「勸嫁」等四齣大戲。「勸嫁」一齣原本前邊有「抬親」，後邊有「送嫁裝」等場，都很囉嗦、庸俗，最後英台的死也描寫成並非出於她的意志，而是上轎後神使鬼遣的到了山伯墓前，非常迷信；但中間「勸九紅」一場則較好。很多劇團上演這齣戲時，剪頭去尾，只演中間。這次整理時也只整理了中間的一場。

這場戲原本也存在着不少缺點：一、竇秀英插科打諢的道白很多，這些道白有的和主題毫無關係，和整個戲的氣氛也不協調。二、唱詞重複囉嗦。三、「娘懷兒十個月」的一段唱詞，是傳統戲曲中公式化的東西，並且是反科學的，唱到分娩時則非常形象，給人一種恐怖的感覺。四、祝英台聽了母親表完養育之恩後，受了感動即向母親妥協了。竇秀英又教導了祝英台一長篇為婦之道，宣傳了封建的倫常觀念。

對上述缺點，整理者都作了刪削、改寫和修正。為了使主題更突出，使矛盾發展的更尖銳，又增添了丫環春玲這一人物和英台得知山伯已死的情節。

該劇是本會昌言整理的，發表後又與武安縣人民劇團武安落子演員魏鴻昌進行了商量研究，這次出版在詞句上又做了些較小的改動。

勸 九 紅

(寶秀英上)

寶秀英： (唱) 重陽佳節九月九，

別人家喜歡俺家煩愁。

馬家的花轎快到門口，

九紅兒哭哭啼啼不肯下樓。

員外命我去把兒勸，

大喜日不讓她珠淚雙流。

哎！心兒裡想起了四不可留：

四月的蠶老不可留，

留來留去斷絲頭，

絲頭斷，斷絲頭，

閨中的綉女難織綢；

五月的麥子不可留，

留來留去把籽丟，

早割的麥子打石二，  
晚割的麥子六斗收，  
打石二，六斗收，  
莊稼老漢發了愁；  
七月的芝蔴不可留，  
角崩籽落少打油；  
閨女大了不可留，  
留來留去把醜丟。  
九紅念書三年整，  
紅羅山交下了男朋友。  
今日馬家抬親走，  
也解了俺二老心上煩愁。  
一邊想來一邊走，  
轉眼來到兒的綉樓。  
手打門環高聲叫，  
叫一聲九紅兒快快下樓。

（九紅上）

九紅：（唱）昏昏沉沉如做夢，

耳旁邊又聽得梁哥之聲。

揉揉眉頭睜開眼，

爲什麼不見梁長兄。

想梁哥想的肝腸斷，

盼梁哥盼的雙目紅，

肝腸斷，不能見，

雙目紅，難相逢。

我坐在梳妝台前打了盹，

寶秀英：英台開門吧！

九紅：（接唱）又聽得梁哥喚我一聲。

慢待了別人還小可，

慢待了梁哥禮不通。

梁哥你在門外等，

九弟接你進門庭。

手扶欄杆把樓下，

下了樓梯十三層。

用手開放門兩扇，

叫一聲我的梁……

寶秀英：你的什麼涼呀？閨女。

九紅：我的娘呀！

（唱）叫一聲我的娘快上樓棚。

哎！英台翻身把樓上——

寶秀英：

（接唱）唉喲喲，這才是娘的孩，娘的肉，娘的嬌生。

剛剛學會撲楞翅，

就對娘我來使瘋。

老身邁步把樓上，

綉樓上坐下了寶秀英。

九紅：

（唱）英台樓上用目望，

上下打量俺的娘。

手托着鮮花有紅有綠，

還有那金銀首飾明煌煌。

八幅羅裙綉團鳳，

還有一身紅衣裳。

不用說我也心明亮，

就知道娘上樓爲的是哪一樁。

回頭忙把母親叫，

孩兒有話問一問娘：

東廂房西廂房排開桌椅，

南大廳北大廳紅燈掛滿堂，

誰家的孩子娶媳婦？

誰家的閨女作新娘？

母親你把綉樓上，

莫非是叫孩兒下樓帮忙？

寶秀英：不是。

九紅：（唱）莫非是南院三姐要出嫁，

來借英台的好衣裳？

寶秀英：也不是。

九紅：（唱）莫非是爹娘生閒氣，

叫孩兒下樓勸爹娘，

把你二老勸和睦，

養閨女也算比養活雞犬強。

寶秀英：越發不是了。

（唱）九紅兒穩坐在綉樓上，

聽爲娘把話說端詳。

一不是人家孩子娶媳婦，

二不是人家閨女作新娘。

家下的閒人有多少，

更不用我的兒下樓帮忙。

南院的三姐也未出嫁，

俺二老更沒有閒吵嚷。

九月九，是重陽，

馬家的花轎就到咱門上。

九紅：娘啊，馬家花轎前來抬誰？

寶秀英：閨女，你還發啥嚟怔，咱家三口人，你說來抬誰？

九紅：許是來抬俺爹。

寶秀英：傻閨女，人家抬那五六十的老頭子幹啥？

九紅：莫非來抬母親你？

寶秀英：死妮子，你娘頭髮都快白了，人家抬我當祖宗供養？

九紅：一不是來抬俺爹，二不是來抬俺娘，馬家他要抬哪個？

寶秀英：還念了三年書哩，連這小賬也算不清，咱三口人除了俺二老，就是閨女你了。

九紅：怎麼，要抬孩兒我？

寶秀英：對了。今天是我兒大喜之日，這是馬家送來的上轎穿戴，快點梳洗，換上衣裳，等一會花轎來了，上轎去吧。

九紅：娘呀，我問你，是誰喝了馬家的酒了？

寶秀英：那是你爹。

九紅：誰收了馬家的財禮？

寶秀英：那是爲娘我來。

九紅：喳喳喳，爹他喝了馬家的酒，娘你收了馬家的錢，二老不去，你叫誰去？

寶秀英：九紅兒，快梳洗吧，別難爲娘了。

九紅：娘呀！

（唱）老母親穩坐在綉樓上，

有兩個古人娘聽端詳：

昔日裡有兩個莊稼漢，

一個叫張忙一個叫李忙。

張忙他，爲兒開出千頃地，  
李忙他，爲女栽下萬行桑。

千頃地，兒承受，

萬行桑，女歇涼，

人人都有疼兒意，

獨有你二老鐵了心腸！

我一年能吃多少飯？

四季能穿幾件衣裳？

莊園地土你們不賣，

單單賣了戴花郎。

慢說兒是親生女，

賣一個丫嬛也該商量。

寶秀英：

(唱)

九紅兒不要淚汪汪，

兒哭一聲娘心慌。

說什麼，家有男孩千頃地，  
論什麼，家有女孩萬行桑。

都因爲，你爹喝了馬家酒，  
將你許給馬家郎。

千埋怨來萬埋怨，

只怨你爹不怨爲娘。

事到如今難更改，

勸我兒綉樓快梳裝，

隨花轎去到馬宅內，

先拜天地後入洞房。

小兩口過一個花燭夜，

一天的愁雲全掃光。

住上三朝並兩日，

你二人歡歡喜喜來看爲娘。

九紅：（唱）  
藤蔓上接瓜瓜不香，

荒山上插柳難成行。

馬家抬親兒不去，

娘呀娘，梁哥他來了兒才梳裝。

寶秀英：唉！又提起你那梁哥了，九紅兒啦！

(唱) 閨女家說話不臉紅！

口口聲聲提你梁兄，

馬家抬親有三媒六證，

梁山伯抬我兒什麼爲憑？

九紅：

(唱) 馬家抬親有媒證。

我與梁哥也有證憑，

紅羅山下同結拜，

老柳樹它就是月老媒紅。

寶秀英：

(唱) 有老身，皺眉頭，

罵一聲九紅兒好不害羞，

拜朋友本是男孩的事，

哪有個女孩家拜朋友。

三番五次對娘講，

你不害羞娘還害羞。

萬一鄉親們知道了，

娘到大街怎麼抬頭！

九紅：

(唱) 母親不要把臉翻，

聽孩兒把心事細對娘言。

紅羅山上把書念，

和梁哥同窗整三年，

在白天和梁哥一個硯兩枝筆同桌寫字，  
到晚上和梁哥兩個枕兩條被同床安眠。

該我打柴梁哥去，

該我担水梁哥担。

梁哥爲人多忠厚，

三年不知兒是女扮男。

同窗攻書三年滿，

梁哥送兒下了山。

臨下山兒給師娘留下一信，

梁哥才託媒到咱家園。

父親他嫌梁哥是個貧漢，

不應梁家好姻緣。

貪圖富貴把兒賣，

把兒賣給馬家官。

親戚朋友要是知道，  
笑話爹娘不笑話咱。

寶秀英：

（唱）九紅兒一句話問住我，

半晌無話難開言，

心裡不把別人怨，

我把員外埋怨幾番。

你不該吃了馬家酒，

你不該圖了馬家錢，

事到如今難改變，

我只得狠心把兒推出家園。

好話勸她她不去，

假裝生氣把臉翻，

一把皮鞭拿在手，

（白）九紅，你去不去？你再說不去呀——

（唱）你吃爲娘一頓皮鞭。

（白）你去不去？

九紅：兒我不去。

寶秀英：你再說一聲不去！

九紅：不去，不去，還是不去。

寶秀英：好惱！

（唱）皮鞭一舉龍擺尾，

九紅：娘你真的要打？

寶秀英：真的要打。

九紅：果然要打？

寶秀英：果然要打。

九紅：給你打打打。

寶秀英：（將鞭扔下）

（唱）看看這當娘的難也不難！

（白）九紅，你不聽娘說，爲娘一輩子不理你了。

九紅：我正盼你不理我哩。（二人背坐起來）

寶秀英：（自言自語）她這一慳勁，倒把我給慳住了。（向九紅）馬家的花轎就快到了，

我說九紅啊，你聽娘說，爲娘當年出嫁的時節，開先娘也是不願意，後來你老爺厚厚的給了娘一套嫁粧，雙桌雙椅，四箱四櫃，穿衣鏡，對花瓶，衣服頭戴數不清。爲娘一見，心裡也就願意了。九紅啊，爲娘也去對你爹言講，

也讓他給你一份厚厚的嫁粧，你上轎去吧。

九紅：怎麼，給兒一份厚厚的嫁粧，讓兒出門？

寶秀英：對了，你要啥讓你爹給你買啥。

九紅：狠心的爹娘！孩兒把話說在前面，孩兒要的缺少一樣，兒便不嫁。

寶秀英：行，你要吧，四村八方，誰不知你爹是咱這一帶的財主。

九紅：娘呀！

（唱）先要上東海岸上靈芝草，

寶秀英：要靈芝草，上哪裡去找？

九紅：沒有兒便不去。

寶秀英：有有有，讓你爹領上咱們扛長活的，帶上扁担繩鏟，去給你割一捆去。

九紅：（唱）再要上西海西的月苗根。

寶秀英：這也讓你爹領扛長活的拿鋤頭給你刨一籃子去。

九紅：（唱）南海南的茄子樹，

北海北的老龍筋。

四楞子雞蛋要八個，

琉璃旗杆要兩根，

蚊子翅膀縫小襖，

花蝴蝶翅膀砌羅裙。  
水面上塵土要二斗，  
冰凌成灰要一斤。  
前門上要一棵搖錢樹，  
後門上要一個聚寶盆，  
搖錢樹上拴海馬，  
聚寶盆裡臥麒麟。  
海馬不住嘔嘔叫，  
麒麟屙金又尿銀，  
過了三天沒掃地，  
金銀財寶三尺深。  
要一個鏡子比天還大，  
要一個洗臉盆比海還深，  
月光奶奶的梭羅樹，  
要上一棵搭手巾。  
八大金剛來抬轎，  
十二美女把轎門。

李鐵拐頭前放響炮，  
何仙姑隨後鋪彩雲，  
漢鍾離打着黃羅傘，  
呂洞賓指寶劍轎後緊跟。  
上轎時不吃凡間飯，  
老龍的肝花鳳凰心。  
洗臉不用凡間水，  
要上天河水一盆。  
下轎不走凡間路，  
滿地金磚不生塵。  
到晚上王母娘娘來疊鋪，  
金童玉女端尿盆。  
再要上一疋紅綢緞，  
南京扯到北京門，  
接上格節兒不要，  
接成的綢緞不爲真，  
南京到北京三千里，

都知道九紅我被賣出門！

有這些東西兒便走——

寶秀英：要是沒有呢？

九紅：（接唱）要沒有，二老爹娘另找旁人。

寶秀英：（唱）聽一言來好傷心，

這些東西哪裡找尋？

你這不是把嫁粧要，

分明是拐着彎子折磨人。

九紅：娘呀，你去跟我爹說，孩兒我死也不嫁馬家，讓他歇了心吧。

寶秀英：唉，兒啦！

（唱）豆莢子落地才能生根，

聽爲娘表一表養兒的恩，

娘懷兒十個月如懷珠寶，

不敢走不敢動盼到臨盆。

軟軟的細棉布把兒裹起，

放在了娘懷裡緊靠娘身。

在白天，七八遍把兒奶餵，

哭一聲如鋼針刺娘的心。

到夜晚，哪裡濕娘我去睡，

騰出了乾地方讓兒存身。

尿濕了好衣服娘也不嫌，

拉一泡「巴巴」娘也願意聞。

一歲上兩歲上娘懷中抱，

三歲上四歲上不出房門，

五歲上六歲上大街去耍，

有爲娘在後邊顛顛顛，跑過來，顛顛顛，跑過去，緊把兒跟。

不下雨娘替兒拿着雨傘，

不颳風娘替兒拿着風巾。

兒吃飯娘先嚐一口，

還恐怕熱飯燙了兒嘴唇。

正月裡就把兒單衣做好，

六月天在櫃裡把兒棉衣存，

爲什麼六月天就把棉衣做，

娘恐怕變了天凍着兒身。

九紅兒長到十五六，

活活操碎了娘的心，

我的兒紅羅山去把書念，

走一天娘心裡多插一根針。

攻書三年回家轉，

(白) 娘見了兒啦，

(唱) 比見那萬兩黃金還親十分。

眼巴巴娘盼兒長大了，

婚姻事不聽說娘好傷心，娘好傷心！

九

紅：

(唱) 母親娘不必淚漣漣，

孩兒有話娘聽言，

人家養兒爲了防老，

你二老養兒爲了「巴結」官，

富貴榮華到了手，

硬把孩兒我推出家園。

只顧你二老鬧高興，

哪管孩兒我多麼心煩。

看閨女不如雞犬一個，  
還提念什麼養兒艱難。

氣忿忿我坐在綉樓上——

（春玲上）

春玲：（接唱）急忙忙給小姐把信來傳。

（白）小姐，大事不好！

九紅：何事驚慌？

春玲：適才梁家書童前來報道，梁山伯梁相公他死去了！

九紅：你怎麼講？

春玲：梁相公他死了。

九紅：哎呀！（暈倒）

寶秀英：我把你個小科子，誰讓你來閒磨道，小心打斷你的腿！唉！九紅醒來！

春玲：小姐醒來！

九紅：（唱）小春玲她那裡稟報一聲，

我一腳踏進了萬丈深坑，

正要和梁哥同行走，

耳旁邊是誰又叫九紅？

強打精神睜開眼，  
爲什麼還在綉樓棚！

寶秀英：九紅醒醒吧，別說胡話了。

九紅：（唱）梁哥你好比天上星，

星辰落地黑咕咚。

實指望牛郎配織女，

誰料想天河分西東。

牛郎織女還能相會，

咱二人一別再難重逢。

馬家好比殺人劍，

斬斷了你我恩愛情。

猛抬頭又看見衣服頭戴，

不由英台怒氣生，

手指馬家高聲罵，

罵一聲惡霸馬世龍！

想給姑娘我成婚配，

海底撈月你兩手空！

烏鴉你怎敢把鳳凰戲？

疥蛤蟆也想吞星星！

怒一怒把衣服全撕碎——

寶秀英：

（接唱）攔住了我的兒且慢行。

馬家錢多勢力大，

扯壞了衣服了不成。

一張帖飛進衙門去，

連累了你爹受苦刑。

九紅兒快給娘撒開手——

（音樂聲大作）

九紅：

（接唱）又聽得鼓樂響連聲。

知道了，明白了，

馬家的花轎到門庭。

梁哥你爲我斷了氣，

九紅我怎能獨貪生？

人活百歲也是死，

不如早死追梁兄！

祝英台我把主意拿定，  
寶秀英：（接唱）我的兒可聽見鼓樂之聲？

馬家的花轎到咱門上，

娘的言語兒要聽從。

山伯既然死過了，

還何必把他掛在心中。

快快擦去腮邊淚，

梳頭洗臉別稍停，

娘給我兒把花戴，

換上衣服下樓棚。

娘親手給兒做碗起身麵，

娘親手給兒罩上蒙頭紅。

歡歡喜喜把轎上，

九紅兒啦！

到馬家一輩子不受貧窮，不受貧窮。

九紅：吭，叫兒上轎，倒也不難，必須依兒一件大事。

寶秀英：兒啦，慢說是一件，十件八件，也不能叫兒落空，你爹不依，娘我給你兜

着。

九紅：讓我爹爹，告訴馬家，花轎必須繞到山伯墳前，容兒一祭。

寶秀英：兒啦，你上了轎，就是出嫁的人了，去祭那梁山伯，一來對咱名聲有碍，二來恐怕人家馬家也不會答應呀。

九紅：不依着兒，兒我死也不下綉樓。

寶秀英：唉！你就把娘「淘」壞了。我給你爹爹說去。春玲，你帮你小姐梳梳頭，戴上花，換上衣裳。真是，十個指頭連着心，哪個當娘的不把閨女親！（下）

九紅：（唱）一見母親下樓棚，

出言再叫小春玲，

你帮姑娘來打扮，

好給梁兄祭墳塋。

從鬢上摘下鮮花珠翠，

五尺白綾頭上蒙，

從身上脫下綉花襖，

雪白的羅裙繫腰中。

叫春玲取過文房四寶，

七寸竹管提手中，

上寫拜上多拜上，  
狠心的爹爹你是聽。

只管你把富貴享，

完全不念父女情，

活活逼死梁哥命，

把孩兒推進漚蘆坑。

梁哥爲了英台死，

英台追他到枉死城！

休怪孩兒心腸狠，

你逼得兒我無路可行！

一封書信寫完畢，

再叫一聲小春玲。

(白) 春玲！

春玲：伺候小姐。

九紅：這是書信一封，等姑娘花轎走後，你把它交與你家員外。——可曾記下？

春玲：記下了。

九紅：記下就好。罷了！苦命的梁兄！狠心的爹爹！殺人的馬家！（下）

——劇終

缺页

小二姐做夢  
(絲絃)

——此劇係參加河北省第一屆戲曲觀摩演出大會節目

## 前記

「小二姐做夢」是河北省地方戲中流行較廣的一個劇目，很多劇種都有這齣戲。它的情節是：一個封建社會裡的農村青年姑娘，年歲已長，迫切要求婚姻生活。有一天，因想起自己的婚事，愁悶在心，瞌睡起來；睡眠中間夢見婆家前來娶親，心裡非常高興，喜喜歡歡地上了轎，剛剛拜罷天地，入了洞房，一覺醒來，原是一場夢境。

此劇是河北省戲曲審定委員會劉正平、昌言整理的，整理時吸收了石家莊市絲絃劇團藝人左鳳翔的意見。整理本做了如下的改動：

一、改寫了開始的「一口寶劍震山河」等與劇情無關的詞句。

二、增添了幾段小二姐猜想為什麼媒婆不給她提親的原因，如懷疑別人說她不會做活不會過日子等等。

三、原本寫小二姐對丈夫的美的條件是：黃白淨臉，臉上還有幾個淺白麻子，甚至頭上還拖着一條大辮子。這樣形象給人的感覺並不可愛，整理時做了修改。

四、增添了一些描寫結婚生活的唱詞。

五、原本結束時有幾句唱詞較庸俗，如描寫「鑽被窩」等，整理時刪掉了。

小二姐做夢

(小二姐內唱頭板起腔)

春暖化凍開了河，

(上唱二板)

河水彎彎流下坡。

河坡上有一個朱家鎮，

靠山順水人煙多。

小二姐一家河南裡住，

打柴種地過生活。

一母所生兄妹四個，

姐妹二人倆哥哥。

大哥哥名叫王大喜，

二哥哥名叫王二和，

大姐姐名叫王翠玉，

二姐我名叫王翠娥。

我姐姐十九歲就出閣走，  
我嫂嫂十七上嫁我哥哥。

對門有一個小三姐，

白光的娃兒懷裡抱着，只是哆嚟眼氣煞我！

二姐今年二十整，

打罷新春二十還多。

二姐我連把爹娘怨，

爲什麼不給我找婆婆？

說媒的也不往我們家裡走，

他不給二姐我把婆家說。

莫非說嫌二姐針綫不好？

大裁小鉸俺是全活！

飛針走綫扎花朵，

紡花織布樣樣利索。

這樣的手藝你再褒貶，

請一個裁縫又待如何？

莫非說嫌我不會把日子過？

過日子哪點不節省着！

廚房裡從來不偷嘴，

碾磨道上不撒拋。

幹活雖不如男子漢，

上場下地俺也湊合。

有朝一日俺把門過，

哼！看哪裡不頂您個小做活！

莫非說二姐我生的醜？

從小到大沒聽說！

都說二姐人材俊，

明眉大眼精神多。

不高不矮中流個，

混身上下沒「帶跛」。

站在人羣比一比，

她十個八個抵不住我！

東猜西猜都不是，

瞎眼的婆家人你想甚麼？

(想) 啊！

(接唱) 西鄰的張老婆是個嘮叨嘴，

閒言閒語是非多。

二姐沒有提防她，

遭了她的嘴災可了不得！

一定是她說了我的壞話，

傳在外面起了風波，沒人來把媒說。

正然思想天色晚，

眼觀紅日墜西坡。

人得喜事精神爽，

悶來愁腸盹睡多。(煞板)

(入小帳子。打三更，出帳子。)

(白) 啊！(唱垛口聽二板)

耳旁聽得鑼鼓響，

人聲吵嚷却爲何？

出得房來隔牆看，

娶親的執事過了河。

一對炮手打前站，  
後邊緊跟兩面鑼。  
旗牌傘扇全執事，  
燈籠火把照食盒。  
新女婿騎的青鬃大馬，  
伴客人騎的是烏嘴騾。  
抬着一頂花花轎，  
裡邊坐的是娶親婆。  
吹吹打打來的快，  
來在俺村外小河坡。  
未進村先放三聲炮，  
俺娘在房中把話說：  
閨女呀你快快進房來吧，  
我說妮呀你今天要出閣。  
二姐我聽說心高興，  
謝天謝地阿彌陀佛！  
倆哥哥急忙穿齊備，

走出大門接新客。

打躬施禮往裡讓，

新女婿讓在北屋坐着。

先端茶後端酒，

然後送上酒席一桌。

老輩子時興八個大碗，

當中間燉着一個熱火鍋。

頭一碗上的雜燴菜，

二一碗粉皮緊跟着。

一碗丸子一碗肉，

一碗白菜當湯喝。

新女婿吃了兩口菜，

吃了一個饅饅真是不多。

二姐聽說沒好氣，

那孩到來沒吃甚麼，心疼死我！

二姐房中生了悶氣，

我母親一旁來勸我。

她言說二姐二姐急忙穿戴吧，  
你婆家來的人直催我。

今天到在你婆家去，

可不比在家跟着爲娘我。

遲些睡早些起，

少說閒話多做活。

公婆面前多行孝，

妯娌們房中和順着。

你女婿要是吃醉了酒，

別吵別鬧哄順着。

二姐聽說沒好氣，

俺娘哪母親道道多！

母親勸罷炕沿坐，

閃過我嫂嫂結記着我。

嫂嫂遞給我一碗麵，

二姐我接過麵心中故攷：

要待用了這碗麵，

苦了俺娘家富婆婆。

能吃一碗吃半碗，

兩頭的光景一般多。

二姐我吃罷了上轎飯，

母親嫂嫂幫我拾掇。

二姐房中穿齊備，

我兩個哥哥抬起我。

母親一旁眼含着淚，

我嫂嫂一旁淚撲簌。

二姐我心中歡喜眼裡無淚，

無有淚來，呸！抹點唾沫！（用唾沫偷抹眼）

二姐上了花花轎，

四個轎夫抬起了我。（煞板）

（唱二板）抬定二姐往前走，

來在十里大沙河。

人人說二姐尋了個好女婿，

不知模樣兒長的如何？

老天爺颳了陣東北風  
颳的轎簾合攏着。

我手扒轎簾偷眼瞅，  
觀見俺的他馬上坐着。

人高馬大多魁梧，  
膀寬腰細力氣多。

瞅見後影沒見前面，  
不知道模樣兒長的如何？

正是二姐偷眼看，  
他扭回頭來，呸！吐唾沫！

粗眉大眼赤紅臉，  
小伙子長的多利落！

二姐尋了個好女婿，  
不住在轎裡念彌陀，南無阿彌陀佛喜歡煞我！

高高興興來的快，  
在婆家門前把轎擱。  
一掛喜鞭乒乒響，

大門一關把我的性兒折磨。

二姐我心裡暗暗笑，

俺的性兒本來就溫和。

新媳婦下轎脚不沾地，

兩領紅毡倒替着挪。

先登鞍來後把石頭過，

紅毡倒到天地桌。

新女婿作揖二姐就拜，

拜罷天地入了綉閣。

新媳婦上炕臉朝裡，

我兩個小姑來耍笑我。

她言說嫂啊嫂啊扭過臉來吧，

醜媳婦饒不了見婆婆。

人說嫂嫂針綫活好，

不知你那綉鞋做的如何？

你脫將下來俺試一試，

試試可脚不可脚。

嫂子的，好，咱照着樣兒做，

嫂子的不好，嫂啊！咱們各穿各。

二姐我不解其中意，

急忙忙就把綉鞋脫。

她手拿綉鞋隔梁撩起，

咱看看仰着是合着。

綉鞋仰着生小子，

綉鞋合着姑娘多。

兩隻綉鞋落在地，

這隻仰來那隻合。

我兩個小姑拍手笑，

到後來姑娘小子一般多。

小姑要笑佯佯去，

又來了俺那他結記着我。

端着一碗雜燴菜，

袖口裡吞着兩個白麵饅饅。

東瞅西望無人走，

急慌忙端進二姐綉閣。

他言說她呀她呀你吃點吧，

你不吃不喝心疼煞我！

三天以裡是好飯，

過了三天是糠窩窩。

他說的二姐抿着嘴笑，

頭一天你就知道疼老婆！

夫妻講話天色晚，

一輪明月照西坡。

新女婿他把燈來點，

二姐急忙展開被窩。

有心我把燈吹滅，

新媳婦吹燈咒罵公婆。

我手拿水瓢只一扣，

房中一黑我心裡哆嗦。

一哆嗦醒來是個夢，

夢中的事兒甜煞我！（煞板三眼腔）

——劇終

## 內容提要

這一集裡面包括三個劇本：「借鬚髯」「勸九紅」（武安落子），「小二姐做夢」（絲絃）。

其中的「借鬚髯」和「小二姐做夢」，係一九五四年八月河北省第一屆戲曲觀摩演出大會會演的節目，「借鬚髯」獲得大會劇本二等獎。

這三個戲都是各該劇種經常上演的節目。劇本整理工作是和演員們合作進行的。